

装修的境界

□ 苏舟(上海,白领)

“我爸爸的指标正常了,他现在正在康复中。真的谢谢你!等雨停了,就多安排些师傅,很快把你家的屋顶处理好。”电话里,听到陈师傅说这些,放下心来。

话要说回一个多月前,我开始动工装修。由于住顶楼,屋顶有几处漏水。我的装修队长毛遂自荐,说自己认识一对父子搭档,专职维修屋顶多年,经验丰富、价格合理。我一听,当即拍板决定。

没想到,原定上工的时间被陈师傅一再推迟。直到有一天,我实在忍不住在电话中吼了起来:“你是不是在忽悠我?”电话里,只听到一个嗫嚅的中年男声,支支吾吾地说:“我爸爸住院了,肝病复发,想去上海××医院住院,但没有门路,没有病床。”

我一听,瞬时原谅了他。脑海中浮

现的是,若干年前,在某肿瘤医院蹲点采访时候的种种场景。那时,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,看病住院难这件事。那家医院附近的老公房里,几乎住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病人,都在翘首期盼着一张病床。我曾采访过一个陪丈夫等待了一个月之久,却仍毫无收获的中年妻子。回家听采访录音,满满的都是一位妻子的焦虑和失望:“我们只是想要一张病床啊,没想到那么难。不能再等下去了,只能换其他医院试试。”当时,我留了自己的电话,告诉她,如果他们在上海需要任何帮助,都可以联系我。不过,这个电话,从未被她使用过。自己当时的无能为力,仿佛成为了一个心结。之后,每当路过那家医院,都祈祷她丈夫已经获得安顿,康复身体。

那位妻子的忧心和陈师傅的嗫嚅声在

我的脑海里交织在一起,突然想到一位久不联络的老友,两年前嫁给了某肝胆外科医生。我拿起电话,“我的一位乡下的亲戚得了重病……”哎,为了提升获得帮忙的概率,也只能撒谎了。老友听我描述完,“真可怜,赶紧让我那位帮忙,要是他他没帮到位,一定饶不了他!”老友之给力,让我动容。其丈夫迅速张罗起来,先是根据报告分析了病情,后联合内科同事会诊,迅速出了一个方案——介于目前其身体状况可能经不起长途奔波,先在老家省级医院就地保守治疗,若指标不佳,再转来上海住院治疗。

三周后,我接到了陈师傅的这一通电话,着实为其欢喜。多年前未能帮上一个陌生人的忙,在今次终得以实现。并相信,善意是世界上最本真美好的事情;也感慨,这装修真是装出了人生的境界来。



酸甜爆米花

□ 陈晓雯(英国,学生)

据说糖醋酱(sweet and sour)首先是从美国的中式快餐流行起来的,然后再传到欧洲各地。现在这种菜式已遍布全球,没有一个外国人不知道sweet and sour是什么东西。他们可喜欢了,酸酸甜甜的,可以炒鸡肉,也可以炒牛肉,再配上一点青椒萝卜洋葱,怎么也比他们的炸鱼薯条好吃吧。在国外的中餐厅里,这是必备的一款菜式,从他们的角度来看,没有的话,你便不算真正中餐。

然而,当今的sweet and sour已经不只是一种饮食文化,很多时候它也变成了文化符号,用来代替华人和我们的文化传统。

那天,我在电影院里打工,正给客人售卖爆米花。客人是一个女人,带着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。我循例问道:“请问

你的爆米花是要甜的还是咸的?”女人问孩子:“你们要甜的还是酸的?”这话一出,她愣了,小孩也愣了。没错,我是中国人,但这与爆米花有什么关系?爆米花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酸的了?大伙儿无语了几秒钟。女人着急地再问了一遍:“快说,甜的还是酸的?”这时,男孩儿吞吞吐吐,小脸蛋儿通红,小声地回答:“啊……那个……那个……我要酸的。”我朝男孩儿笑了笑,问:“你的意思是咸的,是吧?”男孩立刻纠正:“对对!咸的!”其实小男孩一早就糊涂了,也知道妈妈用错了词语,只是没有好意思说她。爆米花售出,小男孩儿吃得津津有味,我忍不住大笑一番。那女人大概没有意识到,她其实犯了一个很严重的人种歧视错误。不过这也难怪她,

很多外国人心里所了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,多年以来都来自中餐厅和快餐。这符号要消除,还需要一段时间呢。

那次之后,类似的事情又发生过几次,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悲观。反而,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主动引导英国人消除这种“中国人=甜酸酱”的观念。于是,在每一次售卖爆米花的时候,我都会换一种方式去提问题,把句子里的“甜”字去掉。因为我认为那个“甜”字就是一个无形的按钮,一个让客人把我的东方脸孔和中式快餐联系到一起的按钮。往后打工的时候,我都会这样说:“请问您是要咸的爆米花吗?”这样一来,顾客就会说,是的谢谢,又或者,请给我甜的谢谢。

